



立志成为本行本业的专家

重庆人民出版社

**立志成为本行本业的专家**

梁白云封面設計

\*

重庆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重庆李子坝建設新村91号)

重庆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重庆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重庆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3 1/32 印張<sup>1</sup> 字数15千

195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

统一书号：7114·29

定 价：(6) 0.09元

## 目 次

- |                      |     |      |
|----------------------|-----|------|
| 我決心做一个“廢品專家”.....    | 李維廉 | (1)  |
| 我願意一輩子致力於教育工作.....   | 苏开渠 | (10) |
| 一定要培育出高產糧食作物品种來..... | 李育林 | (18) |

## 我决心做一个“廢品專家”

· 李維廉 ·

我是一个从部隊轉業到地方的復員軍人。

这以前我一直在部隊文工团里学拉手風琴。五年的文藝工作中，我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和声、乐理方面的知識，因此，复員后的第一个志願还是想繼續干文藝工作。但是，这个願望未能实现，組織决定分配我到重慶市商業局去搞廢品收購工作。

說真話，当时我的思想無論怎样也不通。不說別的，光“廢品”這兩個字我听了就沒有好感。顧名思义，廢品就是報廢了的沒有什麼用处的东西，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破銅爛鐵”。在旧社会，是最沒有出息的人才去干这一行，而現在，居然派我——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而且又在革命隊伍里鍛鍊了五年的人也去干这一行，这，这不是太小看了人嗎？如果別人問起：“李維廉，你在哪里工作呀？”这叫我怎么回答！說假話不應該，說真話又多么的不光彩，多么的丢人呵！再說，跟我一塊兒轉業到商業局的也不止我一个人，为什么这倒霉的差事兒偏偏找上了我哩！我着实苦惱起來。

我硬着头皮到了我的工作崗位——廢品採購批發站。經站長同志的介紹，我知道了我的具体工作是經營一个倉庫的廢鋼鐵和对有用物品進行選擇加工。当我跨進了院落的后門

时，确实心已凉了一半，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塊用竹籬笆圍着的草地，那里乱七八糟地堆滿了一些廢鐵塊和各种破爛不堪的生了锈的另件，而且，上面还佈滿了鳥糞、爛泥和爛草。……天呀！这哪兒像个仓库，明明是个垃圾堆嘛！真沒有想到这里就是我即將开始工作的地方，也是我要長住下來的“家”！

我着手工作起來。工作很簡單，每天收進东西时过过磅，賣出去还是过过磅。一天也沒有个上下班制度，反正有事就干，沒事就坐着。干了一天，我心里煩躁得不得了，心想：这算是干什么呀！从今以后，我不就成了一个过磅員了吗！嗨，領導上倒真会安慰人，說是“廢品收購工作很重要，它是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門。現在，这个光荣的任务党就交給你了。……”真難理解，廢品就是廢品唄，它还能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我越想越有意見，依着我的性子，我真想跑到局里去，冲着領導同志說：“請調動我的工作吧，派我做個打字員也行，为什么偏偏叫我干这个！”可是，這話說得出口嗎？再說，每天有几十噸、几百噸的廢鋼鐵等着去过磅，倉庫只有我一人，我能放下不管？無論如何，我終究是个复員軍人、青年团员呀！不，不能这样做。

時間过得很快，一晃就是几个月了。其間，我碰到了好几件在我看來彷彿是意外的事情。从此，我的思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执拗了，开始有了轉变。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从南岸送來了一堆廢鐵。我走过去看了看，發現里面有一个綠色的小鐵盒子，盒子上面有許多小圓扭扣，旁边还有一个手搖把。好奇心驅使我拔动了一下搖

把，突然，在盒上的小孔里立即跳出了一个个的数目字；再一按圆扭扣，又出现了新的数目字。我想，这就奇怪了，要说这是废品，它怎么还会变“把戏”？我弯下腰随手拣起来问了问别的同志，他们也认不出这是啥。后来，拿到修理行一检查，才知道这是一架稍加修理便能使用的“计算机”，估价是六百多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想想看吧，要是我马虎一点，管它三七二十一的当成废品送去回炼，那么，这价值六百多元的计算机不就成了几斤铁水了吗！为这事，我久久地思索着。

另一天，我们正准备将一大堆废铁送回钢铁公司去回炉。这时，恰巧食品公司的徐丁凯同志跑来找我，他一进门就对我说：“老李，我车子的盒牙坏了，我跑遍了整个重庆没有配着，昨天订做了一个，不料今天又坏了。怎么办呢？明天还得出差呀！你们仓库有吗？”他这一问真把我给愣住了。要知道我们并未很好清理过仓库，谁晓得有没有哩，我只好和他一块儿去找。我们找了好一会，结果他所要的盒牙竟在我们刚准备送出冶炼的一堆废铁里找到了。而且不止一个，而是三个。当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李，你真救了我的急，要不然我可完不成任务了。我先拿一个去，价钱就照市价160元一个算，行吗？”

我目送着徐丁凯同志，心里激动得很厉害：一个小小零件价值160元，这不是个小数目啊！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市上缺货而这里却找得到，救了人的急！

我想得很多，很乱，想着想着，我忽然悟出个道理来：原来这里是一道关口，而我是把守关口的人，有责任杜绝任何浪费

的漏洞——不讓有用的物資由於原使用單位的疏忽、揮霍隨便當作廢品處理而通過；同時我這里也是一個廢舊物資檢驗所，即使對於那些已經喪失使用價值的東西，我，一個檢驗員，也有責任想點兒辦法，尽可能地使它發揮潛力，再為國家建設事業服務。……

經過這兩回事情，廢品站的工作把我吸引住了。在這以前我憎恨過它，現在，我愈來愈對它感到親切，感到使人迷戀！其實，這倉庫何嘗是廢品庫，倒像是一座長年蘊藏在地層里的未曾挖掘過的寶庫哩！

我的心情隨着開朗起來。可是我還來不及考慮今后應該怎樣工作的時候，不愉快的事情就發生了。

有一天，我正在剛收進的一堆廢品中琢磨一些發亮的小鐵塊，想弄清楚這到底是什么玩意兒，一個商人跨進門來了。他說這是一種焊接用的材料，願意出八角錢一斤收買。我心裏一盤算：買進時才九分二厘錢一斤，以八角出售也差不多，便賣給他了。事後找內行一問，才知道這哪兒是什麼焊接材料，而是鑽探機上所用的鑽刀，一種價值很貴重的另件！

商人欺騙了我！當時我氣憤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想，要是在什么地方再碰到他的話，我一定不會饒他的；但繼而一想，光怪人家也不對呀，誰叫你不熟悉業務哩！你不熟悉業務，自然給別人留下了可鑽的空子。怪誰呢，怪來怪去還得怪自己！我暗暗下了個決心：好吧，這一回你給了我一個教訓，下一回……咱們走着瞧吧！

這時在我的耳朵里響起了部隊首長的臨別贈言：“要想

成为新事物的突击手，就必须虚心的学习，刻苦的钻研，精通业务，把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专家。”现在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和意义，我有信心这样做。

可是，许多实际的困难在等着我：专门介绍废品经营的书籍全国各地都没有；而废品的品种又十分繁杂，几乎无所不包。怎样办呢？我便去请教站里的同志。他们说：“老李，说实话，想把这里的东西搞清楚嘛，起码也得下三、四年的苦功夫。慢慢学吧，别心急！”可我怎么能不心急？工作不等人呀！已经受了人家的一次骗了，难道还能再来一次？三、四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太长了，得另外想个办法。

我想，既然废品这样多，品种这样杂，要一下子学会识别所有的东西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我决定从一些主要品种的名称、类型、年限、成色等项目学起，然后再进一步了解它们的性能和用途。

当我正愁老师没处找的时候，凑巧领导上给我们站里派了几个临时技术工人来帮忙。这样，工人就成了我的第一个老师。每天，我们一边清理废品，一边教学。

可惜的是几位工人的技术有限，有些东西他们也不认识，有些东西也只能知道个大概。因此，我虽然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但收获不大，进展也慢，满足不了我想学得又多又快的迫切要求。这时，我们站里由于业务的开展，准备专门建立一个门市部。我想，今后业务将更加繁忙，我们的顾客——各有关单位的采购员，汽车司机，还有商人，也将越来越多。……想到这里，我停住了。采购员、汽车司机、商人在这

方面不都是有着丰富經驗的人嗎？我为什么不可以向他們學習哩！是啊，以前我怎么沒想到这一点呢？我埋怨着自己，但埋怨归埋怨，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过后，我着手訂了个小計劃，决定每天弄懂兩三個問題。

自此，只要有人來買東西，我就找機會向他們提出各種問題，請他們帮助解答。这个不懂問那个，不管什麼問題都來个打破砂鍋問到底。对有些商人这样直截了當發問是不合適的，但我也決不輕易放过他們。比如當他們想買某一样东西嫌價格高了而走开时，我就主動問他：“嫌貴了嗎？”這一問他就会發表意見，指出这件东西有哪些缺点，價格高了多少，等等，我便从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識。有的商人是喜欢發議論的，在看貨選貨時往往免不了有一番品評。這些議論我原來很討厭，可現在聽起來却津津有味，因為他們說的那些話多半是積累了數十年之久的看家本領呀！

就这样，在每一个平凡的劳动日里，我不断地接受着教育，增長着知識。

为了学得更多的知識，巩固已有的收穫，外出坐車、坐船的时候，我总要設法坐到靠近机器的地方去，以便細致的觀察各種另件的形狀、功能，有什么認不得的东西便記下來；在家里，我常常在工作之余逗裝另件，然后把它们拆散，又把它们逗裝起來——通过这种方法進行自我考試。

漸漸地，我終於在几个月內学会了識別一般机器的常用另件，懂得了它们各自的性能，初具了一个廢品回收工作者應該具有的一般知識。

由於我对我的工作發生了兴趣，对廢品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自然而然地对能够应用廢品的一切东西也关心起來。一天早晨，我从朝天門回來，看見馬路上停着一輛运粮的汽車，司机皺着眉头，圍着汽車在打轉。本來这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車子拋了鑄還沒有修理好唄！但是，一种工作的責任心推動着我必須前去看个究竟。当我走攏一問才知道不是一般的毛病，而是羊角坏了。据司机說，他为这个另件已經跑了好几家材料行，到头來还是配不着。

羊角？我頓時想起，前兩天在清理廢品时曾找到过这种另件，此刻它还躺在我的桌子上。只是羊角的規格不尽相同，那一个未必恰合这汽車之用。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又湊近去看了看那个坏了的羊角，它們的大小似乎差不多。於是，我便邀請司机跟我到倉庫去取。果然，裝上車一試，馬上發着了火，机器運轉也很正常。司机臉上的愁容不見了，我更感到分外的高兴，我自己對自己說：看吧，这难道是破銅爛鐵嗎？這是寶貝呵！

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考慮起以后的事情來了。我覺得，現在自己虽然掌握了一些实际的知識，但是这些知識在我的腦子里是另另碎碎的，离条理化、系統化还很远很远。問題在那里呢？就是因为我缺乏理論知識。我覺得現在是鑽研理論的時候了。

我便去買了“內燃机学”、“汽車結構学”等書來讀。可是由於我的数学基礎太差了，讀不懂。后来我在書店找到了有关這方面的圖解，就一面看圖一面讀。这样虽然容易讀一些，

但因缺乏老师的指導，進展仍然不大。我一個人摸索着，思考着，後來終於發現我接受能力差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基礎知識太少，還因為所學的有些部分離開我的實際工作經驗太遠。於是我就選擇那些與我的工作關係最大、接觸最多的部分來學。真的，這樣學進展就快得多，得益也大得多。當然，即使這樣學也是困難重重的，有時遇到了一個難題，為了尋求答案，往往得化費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去苦苦思索。不過難題給我解決了的時候，快樂却是無窮的。

既然和書本交上了朋友，書店也就成了我經常拜訪的場合。記得有一次，我在那裡看到了一本汽車雜誌，便隨手翻開來看下去，在其中某一篇文章里我看到了這樣一行字：斷了的地軸可以焊接。這句話吸引了我，因為我們倉庫里也有一根斷了的地軸，大家都說它根本不能用了的。我跑回去和大家一說，就着手來試驗，果然，地軸被焊接起來了，而且紮實得很。這一來，就使廢品變成了有用之物，真正實現了充分發揮廢旧物資的潛力的要求。

這件事啟發了我，它促使我去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應該如何採取積極的措施去對待廢品？既然廢品可能復活，那麼零碎的物件為什麼不可以令其互相合作成為一部有生命的機器呢？根據我所學的一些理論知識來判斷，我想，這是完全可能的，聽說別人也曾經這樣做過。我把這個想法提出來和大家研究，經過集體的努力，願望最後變成了現實：半年來，我們先後製造成功了平車兩部，手推車一部，板車四部，打字機七部，鑽床一台，還有吉普車一輛，為國家節約了器材，積累

了資金。

然而，尽管这样，我們的廢品工作比起在飛躍前進中的祖國社会主义事業來还是远远落在后面的。我深深地感到，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單憑現有的一點知識是不够的。要想把廢品尽可能地变成有用之物，就必需要有更多的丰富的知識。因此，我在祖國提出的向科学進軍的莊嚴号召下，重新訂了个小小的計劃，决定在今后学好“金屬熔煉”、“橡膠的制造和修理”学，要求在七年內能够掌握这些原理，使自己成为一个精通本行業務，管理廢品的專家。

# 我願意一輩子致力於教育工作

• 苏开渠 •

1952年領導上決定調我到重慶八一小學去教書。先前我在砲兵學校學習，一直希望自己將來能當一個女砲手，連做夢也沒想到會去干這一行。

當我聽到這個決定時，很久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教書，當小學教員，別說人家輕視這個職業，我自己就瞧不起！成年累月在孩子們面前翻來復去地唸“大狗叫、小狗跳”；成年累月總跟在孩子們屁股後面轉圈圈，這究竟有啥趣味、有啥出息呢？我給自己說：“提吧，趁早給領導說不干！”可是，“沒出息”“沒興趣”不是理由呵！我說：“×同志，我懂得的東西很少，教書恐怕不合適，還是讓我升學去吧！？”他說：“不要緊，慢慢學唄。”看樣子不可能再更動這個決定了，我只好服從分配到八一小學去。我想：總有一天事實會告訴你們，蘇開渠教書是不合適的。那時，用不着我請求，你們自己就得考慮調整我的工作。

思想不安，業務不熟，使我在最初的工作中碰了不少釘子。

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不知道怎樣進行教學。如怎樣鑽研教材、寫教案，怎樣掌握兒童等等，我一點都不懂。拿到算

術課本一看， $3 \times 2 = 6$ ，这多麼簡單，還有啥可鑽的？提起筆寫教案，寫來寫去總离不开檢查複習、講解新課、巩固新課、練習和佈置課外作業五個環節。這樣，講課時，我只能就題講題，談不出什麼道理；教學方法也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

有一天，教二位數乘法，我的教案寫得很詳細，甚至什麼時候擦黑板，什麼時候拿教鞭，都寫上了。我滿有信心地向學生們講：“二位數的乘法怎麼算呢？就是乘數個位乘的對正個位，十位乘的對正十位。”不料一個學生舉手問我：“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對呢？”“因為……”我找遍教案都找不到答案，只好說：“因為不這樣對就會錯。”我看到那個學生失望地坐下去，心里感到一陣陣的羞慚和難過。我埋怨自己：為什麼在備課時不多想想呢！當然，這樣的教學效果是不會好的，以後在作業本上我發現竟有一半以上的人對位錯了。

不鑽研教材使我碰了一個釘子，而千篇一律的教學方法則使我碰了更大的釘子。

每当我走進教室，几个学生就冲着我说：“老师，檢查複習找我吧！”新課還沒講完，学生們又嘰哩咕嚕地說：“巩固時，老师一定要找我上黑板！”接着开抽屜声、开墨水瓶声，乱烘烘地响成一片。这种情况常常影响教学的正常進行。有一次，我生气了，說：“簡直太不像話了，老师還沒宣佈下一步干啥，你們就隨便亂動！”話剛出口，一个念头忽然閃進我的腦子：事实上，我不正是按照他們准备的过程在進行嗎？有什么理由責备孩子們呢？恰巧在这时候，班主任劉老師來了，課堂上立刻變得清風雅靜的，孩子們都規規矩矩地坐下，等待

着我給他們佈置作業。下課后，回到寢室，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場，心想：“這一回領導該清楚了吧，我是不適合教書的！”可是，我要強的性格却总在慫恿我：“難道你真不能趕上劉老師他們，真不能做好教學工作嗎？”“即使要調動工作，也不能讓大家認為是‘沒能力’呀！”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別人能做到的，我蘇開渠也應該做得到，在工作上我決不向誰示弱。

事實使我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小學教育工作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孩子們不會滿足於留聲機似的只知唸出某些詞句，背誦某些道理；在他們開始吸收知識的時候，從各方面反映到他們腦子里的許許多多“為什麼”都需要獲得解答（特別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小學教師應該有多麼豐富的知識呵！

我下決心要搞好教學。開始時，只是零敲碎打的從書刊上讀一些介紹教學經驗的文章，只有在听了普希金教授講學後，才較系統的懂得一些教學原理和教學方法。

那是1953年初，蘇聯教育家普希金教授來重慶講學，領導上決定我和另一位同志去聽講。這次學習，使我对教育、教學的目的和意義有了較全面的了解。普希金教授說：“教育是有階級性的。我們的教育是屬於共產主義教育體系的。我們日常的教學工作，就是以科學的知識、技能和熟練的技巧來武裝學生，使學生成為具有高度文化科學知識和道德教養的共產主義建設者。”（大意）普希金教授又說：“培养兒童的知識、技能和技巧的依據是教材；而要將知識傳授給學生，使學生也能掌握，那就要求教師全面熟悉教材，並根據教材內容、

兒童年齡特点，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進行教学（大意）。”这些話啓發我去思考一些問題：我的工作有啥意義？為什麼必須鑽研教材？怎样才能掌握兒童年齡特点？……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已經忘掉了請求調動工作的事，一心一意地考慮着如何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識，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鑽研教材方面，老同志們介紹我學習初中算術課本，从中弄通基本算理；同时，在教研組學習小学算術教學法中，我明确了算術的教学任务是保証兒童自覺的、巩固的掌握 算術知識和直觀几何知識，并使他們獲得运用这些知識的技能，培养和发展兒童的邏輯思維。根据这一个要求，教师 应当在弄通算理的基礎上發掘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統性。於是，我又學習了“苏联算術教學經驗”、“苏联小学三、四年級算術經驗”、原華南出版的“小学算術教學經驗”和“小学教师”上的有关文章；然后，我又學習了小学三、四、五、六年級 的有关教材，分析了各种典型应用題的內在联系，这样，我就較 系統的、熟練的掌握了教材。在第二次上乘法課时，我用初中算術課本里的对位知識，着重的講清楚算理。如 $45 \times 13 = ?$  这个題，我是这样講的：乘数13是3个1，1个10，3个1乘出來的是好多個1，應該对正个位；1个10乘出來的就是好多個10，所以要对正十位。經過反复講解和抽問后，在孩子們的作業上弄錯对位的竟一个人也沒有；而且到学三位数乘法时，孩子們自己也能用对位知識來說明它的算理了。

在掌握課堂教学方面，平常我仔細觀察了三、四年級学生

和五、六年級学生性格愛好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主要是教这几个年級):好勝、求知慾強,这是他們共通的;不同的是:五、六年級的学生懂事些,在課堂上不大隨便提問或回答;三、四年級的学生却非常好表現,只要他能答的問題,不管是全部或全部,他都会勇敢地站起來回答,只要是 他 不懂的,他就要窮追到底。於是,在一次上三年級的復習課时,我選擇了普希金教授介紹的復習課教學方法,运用了提問復習、講解復習、練習復習几个環節,其中有抽問兒童,在黑板上分組競賽、小組評分比賽。这節課,孩子們顯得格外安靜,眼睛直瞪着我,注意着我对他們小組的評價,等待我給他們安排新的活動,下課鈴响了,他們还一动不动地坐着,要求再來一次。他們說:“老师,今天的課最有意思了,如果每節課都比賽就好了。”我悄悄給自己說:“如果我能更多的接近孩子們,更深入的了解他們,更仔細研究教材和教學方法那就更好了。”

孩子們对學習能够感到兴趣,所學知識得以巩固,这是与教師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从这里教師往往會感到莫大的愉快,劳动的幸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也分享了这种愉快和幸福。因此,即使業務工作再忙,我也坚持着學習,为的是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識,改進教學的方法,把孩子教得更好。

如果白天挤不出時間,我就起早一些,睡晚一些;有时一个問題想不通,整夜整晚都睡不安寧。在知識的浩海里,我越鑽,越感到自己淺薄;越感到自己淺薄,我就越想鑽下去。(当然,我并不是書獸子似的死讀書,我还是老師籃球隊的代